

白

雲

稟

白雲藁卷之十

天台朱右著

哀誄

悼劉顯仁文

吾友劉子青顯仁自進士下第歸侍其父海寧寓館遂以疾亡在至正十一年辛卯也是年九月予居里中得舒可立報時疑信不決十二月度錢唐郭秉心出示哀辭予惘然如失悲之愈不能已爲文而悼之其辭曰

悲哉顯仁今之亡也輒軻方吾道方行而就湮壹鬱兮恐不遂信悽愴增歎兮私自憐冲澹兮神清而氣腴幽憂兮學積而行俱抑挫威儀兮庶來者

之可模懣恨迂徐方胡與世而殊軌蜺蜺猶龍方  
時之不分便娟御濮方允韶無聞匪禹之追方謂  
自古始匪河之陶方聞而嘉俎賈生並沛方雷夫  
媚嫵軒嗟吾子方遂淪以死烏乎士脩于躬方孝  
弟卓天坎壈失職方祿不及親蓄恨積憂方占聞  
寂而無根獨思君而不釋方廓落羈旅無友生慨  
歎方恒不平鳳翮方而高逝方麟一出而頓蹄蟬  
蜩蔭休而繁聲方鷗雛方啁於夏屋方申旦而不  
寐方超悵恍而未悲鬼脈方其無蹤方吾將從巫  
陽而招之

白雲祭白野公文

惟公之心可以暴白於天地公之行足以孚信于神明學優於人人名著于朝野公之生無憾矣自受命統兵致身許國知無不爲而卒死於此烏乎痛哉天不相之此五文原之恨至于今惜之公之存也浙水以東干城元矣保障固矣生民之安危繫焉天不鑒乎公獨一念夫民與顧以公之用心民衆之樂從而事乃不克是無天也其如公何嗚呼惜哉公年來爲時相擯斥而公夙夜拳拳不忘乎君父有屈原之誠公志吞逆賊矢盡力窮而罵賊不絕口有張巡之貞公之死無憾矣烏乎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則予生之悲慟又不止爲浙東郡

之民矣繼自今以往學之君子其將疇依某辱公  
之知嘗從公幕下而知公爲尤深適當遠違不能  
從公以死嗚呼痛哉聞訃奔走載弔載唁悲哀莫  
已薄陳絮奠有牲在俎有一酒在尊神其來格庶鑒  
茲文

祭祝用和文

烏虜天乎而胡使我喪此良友也藝而且賢行可  
久也年壯而損數曷取也諸孤榮之下遺厥母也人  
各有死而子獨不偶也溫公儀德之人也抗志  
不遂乃就湮也投書藩臣憤而伸也奸夫構患衷  
莫之陳也知己並進幸無愆也烏乎良友而天胡

使之夭也世之耆壽靡知道也高位重祿素餐以爲儉也享富而驕吝嗇以自保也君爲其難安且好也凡人皦二務立名也怨歎詬言中無誠也競而趨利所營也揖讓以爲飾不得則爭也吾友侃二獨守貞也內寬以舒受不盈也不矜不華動有程也烏乎良友去何迫也病則少甦夫何轉劇也幽泉寥二晦明隔也宰則不返何所宅也有涕連二我心惻也尊俎在堂如賓席也謦效弗聞憂不釋也竟兮來歸永今夕也

堵君哀辭并序

至正十六年正月淮寇侵常熟二月陷平江三月

松江又陷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公承  
制許便軍行事分兵進討明年平章慶童公有事  
于松江京口堵君無傲以掾史在行正月癸巳取  
道湯鎮二月丁巳軍駐海寧將自海鹽乍浦登江  
門以取松江會大姓甲某詣軍門願鄉導先官軍  
不請差官屬員監之平章揆左右莫踰堵君陞  
君檢校官分三部軍總督以行君領命唯謹且曰  
國家有事食君祿而不以身殉之是無君也烏能  
自立以齒於世三月丁亥萬戶張也先抄兒赤葉  
應槐各以所部軍卒聽君節制君爲整隊伍給饋  
餉申明號令撫馭如法衆欣然先和有數死志越

七日癸巳出通浦又七日己亥次海鹽之澉浦翼日庚午軍于周涇越三日壬寅率萬戶葉應槐張也先二軍益以民兵爲鄉導進逼賊獨山砦斬首三百級癸卯賊率衆迎戰君命張萬戶陳于趙莊葉萬戶陳黃泥堰相持至暮甲辰留葉軍于黃泥君率二萬戶軍進攻巡山逼近午浦賊益衆四合張突圍出抄兒赤以後隊稍卻君乘竹輿衆棄輿遁賊得執君葉引兵來援遙見君被執亟麾以前賊斷君首持去葉至無及已率其衆爲縞素哭之且輿其屍還海寧召其孤歸葬焉烏乎堵君以掾史從平章討松江比承命督軍即能奮不顧身深



大賊巢穴沒於王事顧食厚祿膺重寄者其輕重  
較然矣乃反齷齪脂韋漫不爲意彼獨何心哉使  
君兵強援衆力足以正勝一出而捷其功利豈小  
補哉君之交友李侯徐一夔既書君事將聞于上  
夫台友生宋右爲辭以哀之其辭曰

方時俗之下淪兮天地爲之局蹐何先幾之或昧  
兮幽沉沉而不自世詭遇而獲禽兮獨馳驅以就  
範衆脂韋以長世兮獨廉隅以自限策驚駘以立  
儀兮卻驛騶而弗顧鳬鴈皆安夫稻粱兮鳳盡飄  
飄而遠去獨不見夫魯之西狩兮麟一出而頓蹄  
騏驥之在阪兮駕鹽車而服軌江潭濫而無極黃

雲曾曾而晦冥君胡爲而抱忠兮蹇幽憂而無成  
守予行之弗迷兮食君祿而圖報奈天道之無常  
兮倏中塗而殞暴智有不足兮力有所窮嗟同事  
而異心兮徒惓惓而願忠志既不得以伸兮於國  
人其何知國有材而不能用於既予辰之不時上  
懷君之壽母兮髮鬢其垂領下憐君之諸孤兮  
語優亞而未定君許身其何疾兮恐年歲之不再  
也倘狂瀾之可回兮雖殞生而弗悔也縱在天之  
靡測兮亦人事之弗修吾哀君而不釋兮於天命  
其何尤

李貞外誄辭

吾友李伏菴康忠孝人也尚氣勵節有文武長材  
初江浙丞相便宜俾佐分省守枯蒼以言議不合  
遜跡山中已而守者集陷爭羅致君甚亟至拘執  
其子桐君復書諭以逆順大義即感而還其亲遂  
得挈家至甌城時守甌省臣嘉其志行禮遇益盛  
厚未幾以疾卒于寓館子桐泊其壻孟睦權厝于  
城西紫芝峯之原既葬之三年友生朱右至其地  
為文而誄之

於虜子庚既藝且賢學脩材敏行方知圓胡與世  
不偶而施弗及民藩省有命出佐枯邊守許弗聽  
城陷民遷孰甘國士為人為姦寧棄妻子走匿南

田莘脫虎口庶全天年何二豎作祟遽止是烏於  
虜子庚幼失所天長試于吏簡牘乃專日月積考  
自帥閫掖垣爰赴國難于爾旬宣義勇奮發中心  
惓惓克復閩關捷凱以旋忽念慈闈歸奉浙孺臺  
徵省辟謬謬言言乃文乃武孰經孰權拙速竒正  
攻守分連君所指畫計靡不便聽者未決忌沮滿  
前於虜子庚其命則然天未厭亂民苦倒懸胡為  
斯人坐此屯遭星文奧祕形勢山川名法律曆莫  
不窮研材優志廣細大弗捐位不稱厥任用不盡  
全於虜子庚命也寔憐天未厭亂民生尚虞胡為  
斯人一疾弗痊東甌之山紫芝駢二瘞茲客土庶

避烽烟身後念名嗣賢有傳敕詞薄奠涕泗漣漣

郭公葵誄辭

吾友郭公葵以戊申歲七月三日客死臨  
潯之寓館郡大夫咨于廷士類弔于舍鄉  
曲哭于位將從臨于殮親戚故舊易服奠  
手柩明宦相送城東門以卅百計道路見  
者咸駭愕失顧慘戚悲傷既殯聲文之士

嗟我

朱右廸為誄曰  
矯離俗學遠有

緒道

蹟深幾玄搜拱

記錄

事涉川蹈陸結

好圭紳廷譽碩宿世聲利子不邇蓄時方混同  
子立于獨察察寡傳皦皦易垢民之鮮能云子不  
附脩名未垂冉冉世促孝在養志仕弗擇祿弦歌  
甫聞賦歸曷速追蹤元亮肆情松菊詎謂世殊同  
此驅逐長淮波平熾暑尚酷氣體莫勝遘疾遽盛  
衾棺殮奠有弟有姪薦紳章逢悉集臨哭狐丘首  
丘維陵維谷胡為客死不卒于穀父耄孰侍子稚  
孰育悽悽終言靡不悲願制作有傳蔚乎郁郁雋  
永遺音宜被絲竹膚學寘聞內懷縮慙右也倘知  
托交在夙情深死生痛切骨肉惘然若遺彷徨匍  
匐哀哀誅辭布此心曲

國朝奉辰良先生文

道喪曰失和德者希不知內信識者其誰惟公人  
範少成自天學充業廣行脩志堅蚤登天府擢倅  
姚江載嘉布惠聖柔茹剛入祝秦常禮儀寔正轉  
脩史館廷舉守今出牧南州棠陰舊政慈父載來  
室家胥慶先德後罰先撫後徵民樂其化吏服其  
明興學勸農歲有成蹟昂禱南雷屢澍甘澤公誠  
侯侯明神感召昌謂爾氓不循教詔謇謇王臣侃  
侃循吏朝式于儀州懷惠治載遷耒陽冀廓我闡  
國罹勸勦舟車靡達東山之陰明農田里耕鑿避  
地詩書課子世方炎涼公處不易衆等詎隨公寸

臣直肫肫德音抑抑懿行親戚朋知靡不景仰右  
承末學夙蒙令名先師同年辱忝諸生僑居密邇  
驅榮從事歲時升堂教弗夷鄙天傾地裂民物塞  
否右也謫逐公遽顛躓南北勢殊計莫奔走殫哭  
無由歸臨于柩敬羞在俎馨酒在尊公其來享俯  
鑒斯文

### 危學士哀辭

往予在元至元己卯識臨川危公貞伯于金陵始  
結文字交既而公赴京師起宣文院檢討建宣脩  
三史持節購書江南時予辱典校慈溪獲載晤語  
別去三十年公自宣文官至中書左丞予以校



官未滿秩自是元運日盛

大明革命公拜

庚戌之歲被

公取平旦撰述文藁

文館予亦以洪武  
與公遇握手道舊  
而終十平水字識

篇端將類編衍後予既竣事為公留者四浹旬遂  
歸上虞是年冬公去居含山明年辛亥六月得公  
手札又明年壬子八月既望夢公訪予寓止臨水  
坐大槐下出素中文見示語間而寤越月又夢公  
語予曰聖人在上勤恤民隱而語覺後旋忘此勤  
公出處乃知是年三月卒於含山則夢時公竟歿  
也為庫方公存日未嘗有夢既歿乃屢形夢豈

原缺

汾季潭住中竺方外交疏

龍出河龜出洛廓人文於圖書驥之子鳳之雛鍾  
神秀於山嶽古今以道而著禮樂由我而行共惟  
某人入廣智室向護龍河頭叅妙喜禪於凌霄峰  
頂文字五千卷殆歷覽而無餘才名三十年並羣  
雄而角逐交游有自儒釋同歸斷金久托於同心  
倚玉每慚於知己風流如佛印蘇文忠固解帶以  
結歡聰明似大顛韓昌黎亦留衣而為別况湖山  
不遠於只尺而來往難比於尋常坐千歲岩演三  
乘法有是父有是子繼佛祖續千燈而遞傳難為  
弟難為兄坐道場與五山而相望叢林競茂蓮社

同芳

北太璞住普福方外疏

大道彌宇宙待其人而後行佛法亘古今俟百聖而不惑世有作者吾能徵之共惟某人德美珪璋器重瑚璉研玄籤於玉几期振宗門分風月于白雲式恢法社文明為師佛護為父邇的派於剡源南嶽是祖天台是宗得心傳於龍樹松花壇上調朱瑟一倡而有遺音芝雲山前刻鼎銘三命莫敢予侮神天交贊儒墨傾誠具眼已無全牛空勒能騎生馬願李源宿契於圓澤石記三生而趙公自托於辨才亭標三老風流未泯古義宜敷況近西

嶺草堂重結東林蓮社道其所道德其所德合殊  
途而同歸假亦非假真亦非真妙手如於百界中  
興象運下慰鷗盟

良圓明再住天童方外疏

橫川大坐鄒峯副兩朝叢社之望隰州重來太白  
成再造興復之功顧文獻以足徵揆古今而同調  
共惟某人秀鍾丹嶠派接雙溪矧事業之過人宴  
道德之在己快觀朝元閣儲宮寶翰虎卧龍跳提  
起破沙盆密菴遺響金聲玉振無鞭勒能騎生馬  
治大國若烹小鮮衆人皆仰望焉公論於是乎在  
天關象緯逼杜少陵為龍門而留題鳥語山容開

蘇長公喜辨才之復起

代謝玄教真人啓

大德曰生體玄樞而同運仁功不載普品彙以均  
霑施惠自天感恩無地共惟某人宗開元老京國  
達尊道德五千言貫萬殊而歸一本蓬瀛三島客  
揮八極而隘九州春滿金陵紅杏霑士林之樹風  
生瑤圃碧桃開閭苑之花欣際會於風雲共瞻依  
於日月衷丹通鶴馭肅千仗而擁玉階只赤觀  
龍顏領羣仙而司下土寔玄教之柱石植宗社之  
棟梁踵武前脩綱紀斯道竊念某草茅賤生擣礫  
散材嘗叨侍於玄壺止鄉獲不棄於大人君子

生有幸百拙無能學違寸積之功職忝尺階而進  
治城趨沐下之拜已遂夙心圮橋授囊中之編每  
愧知己世塗久昧犧尊自毀於青黃輿論多虧基  
局孰甄其黑白爰由退悔遂稽謝忱知我春秋罪  
我春秋幸無慙德於左右待以國士報以國士尚  
期驅策於後先謹憑汗青少伸悃素

白雲稟卷之十一

天台朱右著

櫻寧生傳

櫻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  
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  
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辭有  
思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  
術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  
言佚不傳世傳者唯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  
受之既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問為說脩矣篇次  
無緒錯簡不無愚將分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  
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九十二類鈔



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  
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  
開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讀之何如居巢曰  
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道也予守師  
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它日以醫  
名世其子也耶自是壽學日進益參考張仲景劉  
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摠其所得投之所向  
莫鮮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其開  
闡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之會屬絡  
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雖皆有  
繫屬而唯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傳穴諸經

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  
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  
揮三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  
有七而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它如讀傷寒論鈔  
診家樞要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  
後學故其行有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櫻寧生  
診視一決生死為無憾生無間貧富皆往治報不  
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  
伯仁氏在鄞越曰櫻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  
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筭人有請雖祁寒暑雨弗憚  
世多德之其治法往往奇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

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以傳其在儀真御史  
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人病艱於小溲中滿喘渴  
問僧寶頗知醫投以藥麥施茶諸滑利藥而悶益  
甚召壽候其脈三部皆弦而瀆壽曰經云膀胱者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  
源者也膾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使  
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制衣米雀湯倍枳桔  
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服病因端君  
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悶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  
邀壽診其脈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寒盛  
而水不運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移而氣無形

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瘡三寶廉使仲子之妻秦不華尚書妹也病滯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為清暑散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產乃以消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苦堅之劑病瘳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水行因之無妊招壽診視之兩尺脈沉澁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為

血海任主胞胎為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  
爭作病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  
散苦溫理血藥為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  
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  
食煎煇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燥  
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  
快藥為丸以伏其燥利而瘡天寧寺僧病發狂謔  
妄視人比目為鬼壽診其脈累累如薤按予且喘且搏  
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無風  
並盛甚則棄衣登高踰垣妄罵壽以辛化湯三四  
下復進以大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

盛百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  
為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  
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  
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  
即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  
二十劑而瘡楊子縣吏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  
九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  
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  
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壽至診視  
婢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脈洪大而虛  
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已而調淑苦

溫若堅之劑果一死其瘡張佛兒暑月患諸滿泄  
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  
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諗視其脈虛  
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脈清  
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治  
若是付無二焉至要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  
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且澹  
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  
傷不足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  
視其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為  
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

也相火其擾能為百病況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  
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  
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  
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  
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彥博拉書云汪之疾瘳矣  
君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  
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脈浮弦形體清羸伯  
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  
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  
矣既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即瘳屬縣有不  
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



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輿乘杭城舍客樓  
盛暑中帷幙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木附藥已數  
劑伯仁診其脈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白前藥  
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  
天和木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耶又云脈虛  
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脈洪數則  
汗益甚悉令撤幙開窓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  
為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太半諸證  
亦稍解既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冰水調天水散  
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  
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

至心下嘔涌痛慙手足清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疼  
痠自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  
氣羣丸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未三十疔瘡若衰耄  
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脈沉弦而澁曰是得之  
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肝疝也屬在厥陰故  
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疝皆  
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取吳茱萸佐  
以姜桂及治氣引經藥煎製回練等丸每十日與  
溫利之三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  
滿栢或盈盆盎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  
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參寶散一

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卽急進犀角地黄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在其始脈乳大後脈漸平三月而瘡彥良遂以此法治定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卧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後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卧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躁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

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  
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村雨招乃挈  
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家久人皆稱之曰  
櫻寧生初村雨寓錢唐病傷寒它醫至皆以為痊  
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陽謁櫻寧生曰舍  
兄病亟幾生忍坐視不抹乎至切其脈兩手俱  
沈實而滑四末覺微清以燈燭之徧體皆赤班舌  
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  
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  
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  
夕三進次日以木香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

來上虞縣賜館于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塗  
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拒痛體熱頭眩病且  
殆或以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  
其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為暑迫上行  
先與犀角地黄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  
後治暑即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  
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  
招櫻寧生診視脈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為製  
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進即泄甚  
脈迫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冬  
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

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衣不能發  
櫻寧即與真武湯凡用附者按十日病者忽出久  
恠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  
生曰其脈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  
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為寒邪壅遏陽不得  
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  
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奎  
妻徐病寒為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  
疼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食飲櫻寧生視之脈兩手  
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  
上為炎章問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檄佐以藥末諸

香痰苓青皮等味甘日一服溫利此藥聚而散之也  
士圭守其法治之果効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  
疼痛其里醫為溫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固邀樓寧  
往視脈兩尺搏堅沉白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  
中下因為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乳心取焦數  
服尋瘳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壅滯得  
之多欲善飲且彈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節  
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者  
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  
飲生應之曰是為混沌湯聞者皆太嘆曾混沌湯  
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證已汗而愈數日復太發

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煩滿欬而多汗櫻寧  
生診之脈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  
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且證在表當汗  
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如是為作麻  
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瘳時淮南丞相  
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留城  
中一日公壻戴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  
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脈沈且  
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  
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  
便自調救表一急以桂枝湯力微遂為變法與逆湯服之



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唯緊自若外證雖去肉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為腎虛水竭津不能止升合附子太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無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櫻寧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為損益水不足則濟以火火不足則濟以水水不足則濟以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製竟月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太丸五粒餌之立効生曰不得於彼而得於此蓋用

有邪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脘中痞滿憤憤若性躁  
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召  
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脈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  
櫻寧曰積飲滯痰橫於胃膈蓋得之厚味醇酒肥  
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  
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開明  
如法治之以物撩咽中須更大吐異色頑痰如膠  
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胃中洞爽  
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  
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櫻  
寧生至診視脈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太陽病也

素問云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而陽  
陽明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  
所遭也陽明本為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燥  
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為化源宜月事沉滯不  
來也它醫方為製歸茸桂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  
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  
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  
胡飲子為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  
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為人所誤矣宋無逸  
餘姚太儒也病瘡瘠損饘粥難下咽六七年餘日殆  
甚樓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兩關洪九弦疾久體

瘠而神則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麥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決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姜附櫻寧為製劑清上散火而瘡無逸田嚮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夏思忠病胃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眊眊無所睹櫻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澁不調無復參伍甚怪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患太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為痰涎鬱于上膈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為製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効始以為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病韓自行邀櫻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夏果死自行慨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藥柴胡湯必二三劑病瘳如其言服之未盡三劑則并發寒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瞤筋惕乃固請櫻寧生沈脈微欲無即以真武湯進七八服稍自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瘳夏子韶妻始病瘡惡更七

月宅醫以為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瘧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飢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韶謁櫻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痿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為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櫻寧生視之脈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

滯惡血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  
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  
從風論癸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  
為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瘡鄭高卿母倪  
病瘡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  
困頓亡醫為清脾氣理中脘不效邀櫻寧生視脈  
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  
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附生  
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迫不雨則  
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夜乃以  
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之宿

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姜橘參苓淡滲重  
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夜  
食飲至明日中晁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  
悉試之罔効敬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  
肌肉之下甚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  
至不効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  
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從於積下焦從  
於寒其脈沉而遲朝食莫吐莫食朝吐小溲利大  
便秘為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  
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母之  
證歟但王母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



以茱萸茴香為君示桂半夏為佐服至二三劑而飲食晏然生曰經不去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脈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櫻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藿附太作服外以草撥良姜吳檟桂椒諸品大辛熱為末和姜糊為膏厚付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為病後虛勞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為病脈浮以汗解矣補為以水此胡湯三進再汗而瘳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

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  
醫皆以為感寒溫以姜附益太熱手足搐搦語謔  
目攛仲實固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  
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焰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  
手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為痛也生  
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為清熱降火  
治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  
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  
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棄於明禮內人  
盛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  
轉為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櫻

寧生診其脈氣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生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是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姜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杞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為術精詣其治徃徃出人意料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坼裂召子厚治子厚偕門生四五輩徃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當十

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為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莫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火弄梳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驚喜至即為治灸百會穴未

三四廿其泄瀉止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  
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前灸即瘳子  
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  
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觀其治徃徃  
誤藥死者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之罪必  
不追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搜寧生壽能活人  
反掌間而奇驗若此時人為之語與世以試術  
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聞病  
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  
脈法治之而瘳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為紀表書傳兼彤筆者  
咸宗之然而傳之為體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  
二者而已獨為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  
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  
死生驗者具悉此其故何哉蓋醫乃人命所係  
不敢不慎故特變例以成文耳襄城滑君伯仁  
以醫道高一時而吾老友朱君伯賢倣史遷法  
為之傳事核詞古而光燄燁然與伯仁游者將  
鋏梓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言當見信於世  
它日采之入史牒者淳于意之事尚得專美於  
前哉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題

世俗論仁人之功用莫大於活人夫無位而在下者雖有其心孰從而施哉故惟醫為庶幾焉醫一技術也函人矢人之所以易其心者擇術之不慎也天雨之為術不一庸夫譎才有所得於一隅者或得而精焉不係乎德也獨醫之為書助於黃帝以至於今其所言之理與造化默契非通乎天地之謁者未足與議也仲景醫之造乎僊者也其所著之書以活人為名活人非醫之妙用矣乎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仁之道不易知知仁莫醫若也滑君伯仁之醫之德傳言之詳矣其亦有仁之功者歟誠意伯括蒼

劉基題

天台朱先生為滑君作傳獨著其奇驗者蓋倣太史公傳淳于意例也唐韓子畫記本儀禮考工記壽書故不在立論而事目其實文之工者也余於此傳亦不待求索而意已明矣太常丞張孟兼識

醫之學與儒同功故司馬子長著史記特載扁鵲淳于意等事甚悉然所載者皆其治療巧中奇驗之迹而已雖有通敏之士觀之莫能推類以究其法今觀太史朱右先生所纂搜寧生滑壽傳先述其編釋素問靈樞難經本草諸書以



及鍼法士四經陳穴診法傷寒痔瘻諸論而後  
班班列其治驗之迹觀者譬之觀作室之巧而  
可推其規矩斧斤之法見破的之工而可原其  
設率審固之意後之為醫者按其書而擬其迹  
庶幾有合矣是傳之行壽之功其孰能泯哉傳  
又稱壽善記誦能文辭工樂府則固儒者也宜  
其所就之可傳者如此櫻寧蓋壽之自號云史  
官東陽朱廉書

醫自軒后之學不傳唯素難二書又不無錯簡  
闕誤非智識之士有所卓見往往差失誤人逮  
史遷傳扁鵲太倉公淳于意事其驗顯然非空

言此也予來金陵始見襄城滑伯仁氏素問鈔  
難經本義正其錯簡補其闕誤其學有本矣此  
觀朱太史櫻寧生傳乃知其治法奇驗彰彰若  
是則其所著述決有徵焉使是文傳遠邇後當  
有聞風而興起者為利博哉江都瞿莊謹題

予比冠遊維揚偶得痰疾歷五六年更數醫莫  
能療每覽史傳稱古之神醫有活人之切者輒  
掩卷長嘆以謂今無其人也後遇于君巖氏胗  
視語予曰子無疾由庸醫誤投藥餌乃成疾耳  
因授予七劑疾頓愈自是予所至必求良醫與  
論養生之術居吳中聞名醫葛可久氏即往造

爲可久精鑿師之學明詩經舉進士善古文歌  
詩又能手搏舞劍器或至武林老成之士與名  
能鑿者爭候之莫敢後時金華朱彥脩氏以業  
鑿有能稱可久兄事之予既獲交可久而深知  
彥脩也晚歲予還居里中始聞滑伯仁氏居鄞  
城人稱其能不在朱葛下比來居京師識伯仁  
不見其著素問難經諸書得古作者之意予心  
愈敬服今予友朱伯賢太史撰櫻寧生傳叙  
伯仁事甚悉其活人之功爲多盖伯仁以儒爲  
鑿故有大過人者有志於學古者其可不知所  
本乎湖廣茶政天台陶愷題

予昔受醫學于葛先生可久先生醫甚神異縱橫  
變化不可以常法囿也然補瀉平調溫涼寒熱未  
嘗泥於一偏當其可而已矣先生歿每求其人而  
弗之遇觀櫻寧生傳所叙治跡無或同者豈非補  
瀉平調溫涼寒熱不泥一偏者歟予嘗識生矣且  
接其論議而友之矣今傳所叙若是詎不信然姑  
蘇林以義子方題

白雲集卷之

天台朱右著

深衣考

上古巢居穴處間衣鳥獸之皮以自蔽軒轅氏作制衣裳以示象公侯等數上下不紊自夫王澤一熄羸劉迭興古制茫昧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既有未當世代沿革釅以成俗無復復古之意矣宋司馬文正公始製深衣為燕居常服士大夫徃徃效之紹興間太常博士王普著深衣制度追合古人文公朱子候入家禮趙公汝梅又著深衣說明白簡易未免互有得失近世天台牟氏仲裴刊誤慈溪馮氏公亮考證皆有發明右生

也晚不獲承諸君子緒論而竊有志焉輒放禮經  
及先儒諸氏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今可服庶幾好  
古博雅者有所稽而不惑於紛紛之議作深衣考  
深衣之制  
以白織布為之

古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今人為  
布無升數當用細密布潔白者

裳用指尺

取各人中指中節以兩尖相距為寸今人用折  
尺亦彷彿

衣二幅展其中為四幅

前後長居身三之一強自領至要王氏謂衣二  
尺二寸則恐傷太長當掖下則裁至格外屬於  
袂

### 衽二幅

衽說文曰衣衽注交衽為衽爾雅衣皆為襟通  
作衽正義云深衣外衽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  
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  
為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深衣衽當旁王氏謂  
衽下施衽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

### 裳十二幅

長與身等經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玉藻曰深

衣要半下齊倍要宜用布六幅斜裁上廣與袖  
下廣尺有二寸上屬於衣當要若人體大小又  
隨宜而廣狹之

裕之高節可以運肘裕音洛

裕袂袂當掖之縫也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

袂與裕平

袂袂口也舊制尺有二寸今時制宜稍小

袂與齊與身參而圓之齊音咨

齊謂袂下當縫處經帶袂圓應規

要袂尺尋寸



當裳之上際主氏謂要中三袪蓋袪又有二寸  
圓之為二尺四寸則要七尺二寸

袷二寸交而方袷音却

袷交領也玉藻曰深衣袷二寸注曲領也經曰  
曲袷如矩以應方

鉤邊續袷

邊謂邊縫也袷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直布而  
鉤之續之袷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袷鉤邊正  
以鉤邊續於袷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袷之衣或  
有袷亦加鉤邊則於袷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  
之以俟知者馮氏謂鉤邊乃要間當縫處亦非也

緣廣半

緣純也。頌與袂口齊邊皆緣。經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續。具父母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人常居年，老宜緣以皂純之。阮切。

負繩及踝，以應直。踝，胡瓦切。

縫謂自領下衣與裳連縫直下如繩。今之背縫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齊，衣下縫也。

帶廣四寸。

以白繒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復通屈四寸為兩紐垂其餘為紳。主簿曰：天子素帶朱裏。

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注終充也  
辟緣也充辟盡緣之也紐兩耳也天子諸侯從  
要後至紳皆緣之大夫緣其兩耳及紳士惟緣  
其紳爾餘皆不緣也

紳長三尺辟二寸

辟音壁

辟邊緣也兩旁各廣一寸為二寸

約用組三寸

組綬屬以絲為之帶廣難結而易解故用組貫  
其紐而約之

冠用緇布

緇黑色宜用烏紗而加漆焉上有辟積五縫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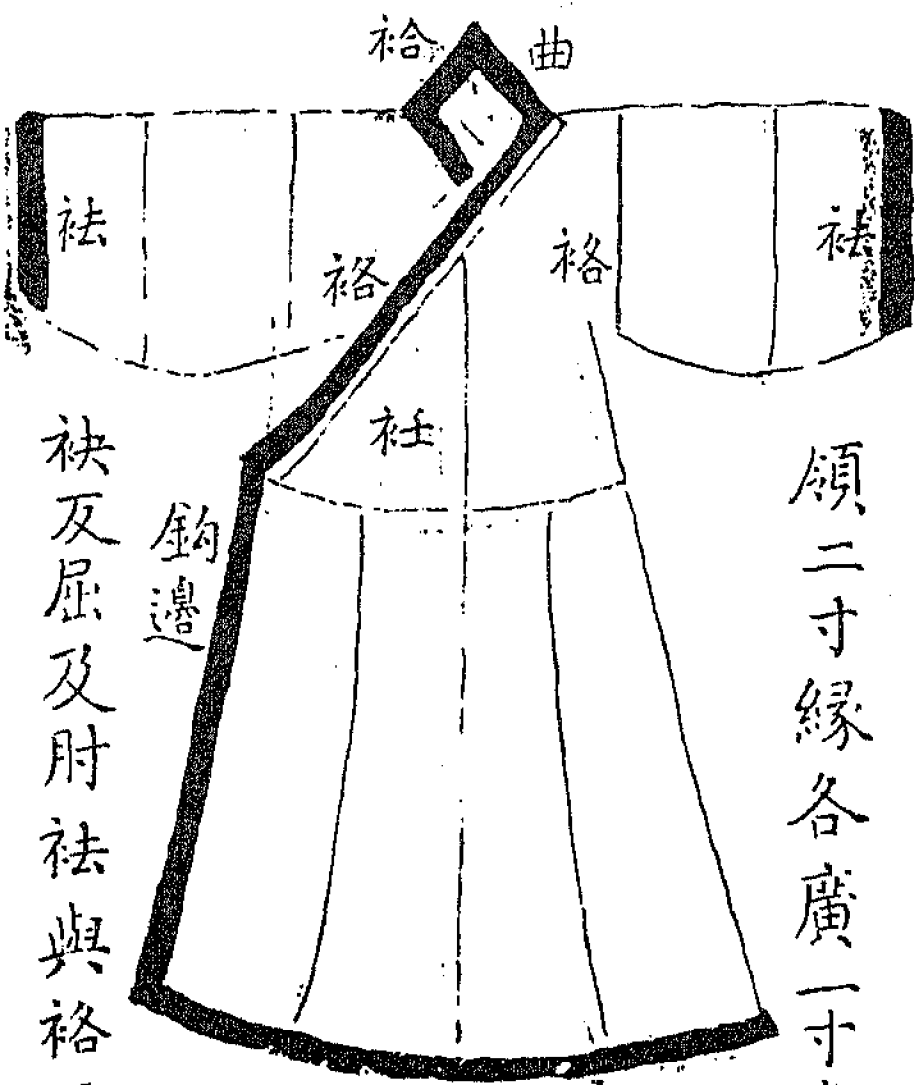
左為吉加武卷於冠後今人屬武於冠前有純  
如今人加夾於額者簪用象橫貫之辟音劈  
幅巾加于冠

古冠無巾今人加以巾覆之宜用烏紗方幅似  
今頭巾但直縫其頂而殺其兩端爾

屨用白

古者屨順裳色夏布屨冬皮屨士冠禮曰玄端  
黑屨素積白屨則深衣屨宜用白絢纁純用緇  
絢屨頭飾用絛或用繒屈為之纁牙底相接之  
縫亦綴以絛以為行戒純屨緣已也或黑屨則  
飾以青又著綦屨繫也其色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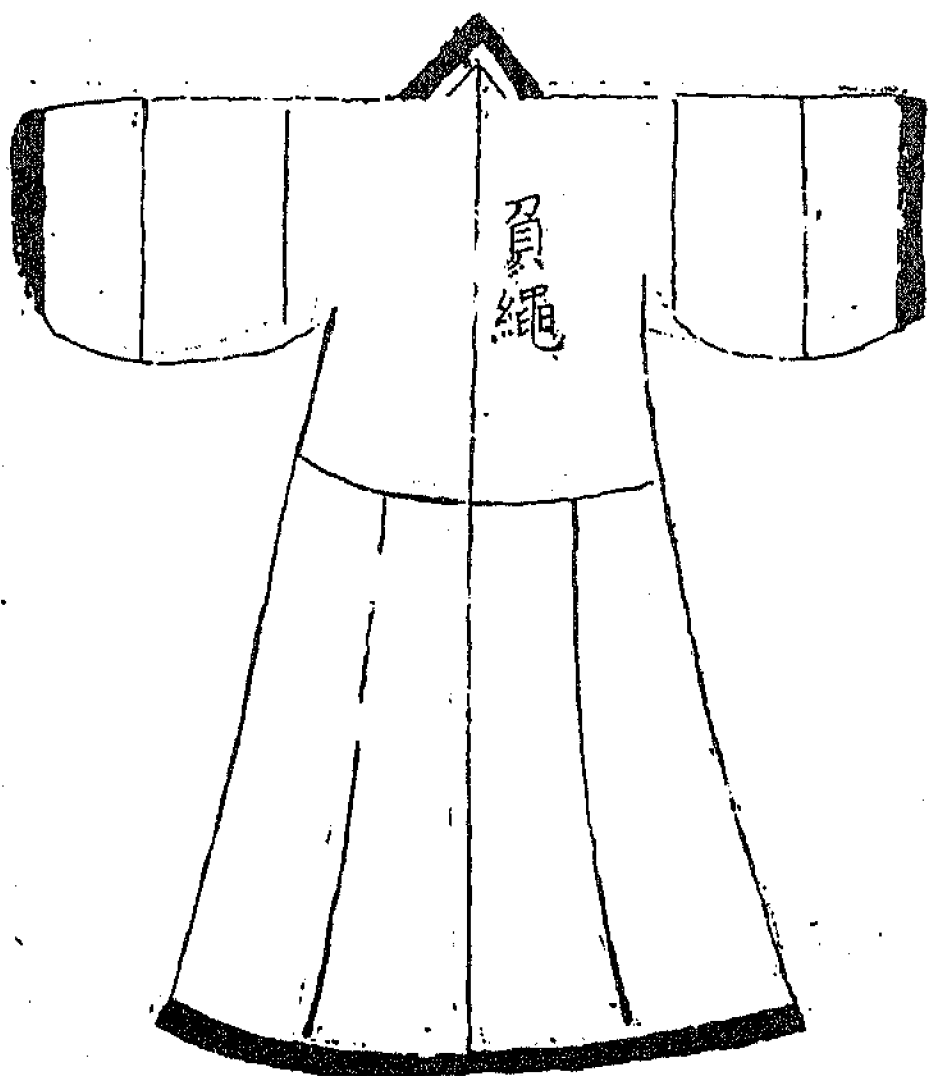
絢其色同上  
於其切纁



領二寸緣各廣一寸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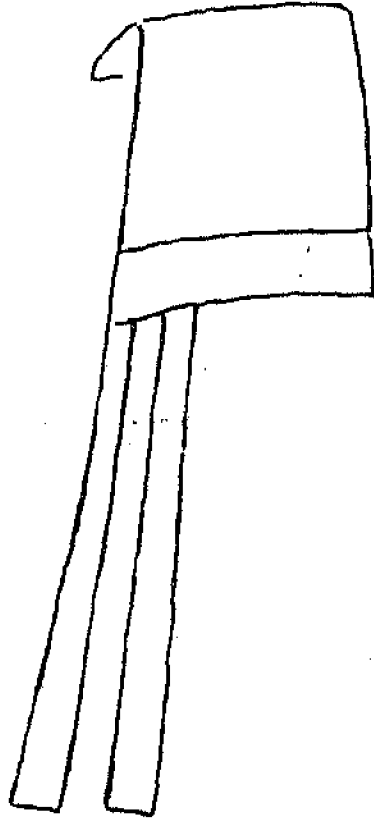
袷反屈及肘袷與袷平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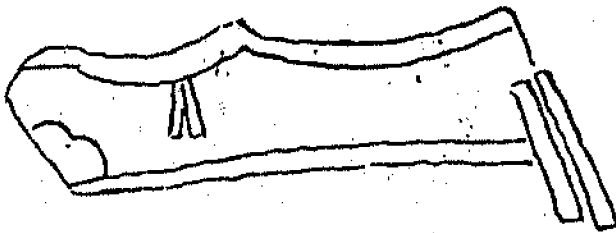


齊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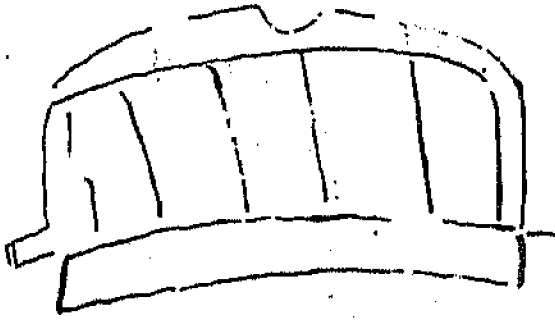
幅巾



皮屨



冠



布履

